



鶴故鄉

陳世旭

文學溪林

每年的10月中旬到次年的3月中旬，是鄱陽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觀鳥最佳期。可觀賞的鳥類，主要是水禽，有一百二十多種。常見的有白鶴、白頭鶴、白枕鶴以及雁鴨和鸕類。其中最為珍貴的是白鶴。作為一個有六千萬年歷史的鳥類「活化石」，牠早被世界性有關組織記錄在瀕危物種的「紅皮書」裏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世界鶴類基金會統計的數字僅為320隻白鶴標本。1980年冬，中國科學院科研人員首次發現鄱陽湖越冬白鶴有91隻。此後，隨着自然保護區的建立，越冬白鶴統計的資料不斷出現鼓舞人心的數字：1983年為450隻；1988年為1,482隻；1989年為2,653隻；2001年為4,200隻……2024年為5,042隻，幾乎全世界的鶴都來了。專業結論是：可以認為，佔世界白鶴總數95%以上的白鶴東部種群都在鄱陽湖越冬。鄱陽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「白鶴王國」。各類相關國際組織、專家、記者、旅遊者成群結隊，紛至沓來。

鄱陽湖保護區集中了數量如此巨大的白鶴，給科學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留下同樣多的疑

問。地球上類似鄱陽湖保護區所擁有的地質地貌並非一處。何以95%以上的白鶴聚集到這裏呢？

在專業工作者看來：鄱陽湖保護區由眾多地勢低平、典型的過水性湖泊組成，冬春枯水季節形成水陸交替的草洲，為白鶴等珍禽候鳥準備了適宜的越冬棲息地。這片濕地是如此廣闊，大多數湖泊的直徑差不多都有數公里，甚至10多公里，且無人居住。湖區周期性水漲水落，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，成為候鳥的「糧倉」。湖區水質優良，無工業污染，且冬無嚴寒，極少結冰，有潔癖的白鶴因此可悠遊自在高地視伴。

近似神秘主義的解釋是：總面積近數十萬畝的鄱陽湖保護區，位於北緯30度左右的地球神秘帶，其中有許多留給人類的謎團。1986年，一對結婚15年未能生育的日本夫婦來保護區觀鳥，回國滿十個月，生了個兒子，他們認為是得之於鶴的靈氣。

白鶴何以對鄱陽湖情有獨鍾，是科學的話題。我最受觸動的是兩個故事：

很多年前，我下鄉務農所在的縣境，有屬鄱陽湖區的鶴問湖。這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地名。究其緣故，居然與詩人有關：「鶴問湖」之名，出於田園詩人陶淵明曾祖父陶侃。

陶侃，東晉名臣。年青時尋找安葬母親的「風水寶地」，得到一位老者指引。拜謝時，那老者已倏爾不見，只有一隻白鶴振翅飛入雲間。於是有了陶侃「問鶴葬母」的傳說。

這樣的傳說，表達的是善良。而下面這個故事卻是真實的：保護區有一漁民與一鶴終生相守，形影不

離，漁民年邁過世，鶴竟日夜哀鳴，絕食而亡。鄉人感其義，將其與漁民合葬。

鶴牽動了善良的心靈，善良的心靈召喚了鶴。

我曾在冬天的早晨，跟隨攝影家，去保護區親近越冬的鶴群。

深冬的早晨，我跟隨攝影家們向鄱陽湖出發，去尋找越冬的鶴群。

霧濛濛，早霞的纖手撩開處女的面紗。天邊，山是一抹淡淡的煙痕。星星般的船在似乎沒有邊際的湖面閃光。晨牧的牛群打着響鼻，快樂地四過小河。風吹着忽哨，在隔年的蘆葦叢上掀起漣漪。淺淺的水邊，有魚躍動，深深的枯草裏，花已綻放。生命萌動的氣息四處瀰漫。

不錯，鄱陽湖是有冬天的，但冬天如此短暫。一年裏這個最後的季節還沒有走開，下一年的春天就迫不及待地來了。

攝影家們不知疲倦、不知停歇地追尋。把最多的心血和汗水、最深的喜悅和傷心、最大的期待和失落，都交給了濕地，交給了鄱陽湖，交給了候鳥保護區。

是怎樣難以忍受的跋涉。那麼深的蘆葦叢，那麼遠的濕地，那麼泥濘的沼澤。

是怎樣難以忍受的寂寞。茫茫雪野，漫漫荒灘，孤獨的地窩子和被遺棄的船。

是怎樣難以忍受的等待。餓一整天，凍一整夜，日復一日一整個冬季。

是怎樣難以忍受的苦痛。翻過船，撞過車，折斷了胳膊。

在風裏，在雨裏，在冰雪裏，尋找和堅守。輕輕地，靜靜地，默默地，諦聽和凝望。

終於出現了！終於來臨了！終於被感動了！長羽臨風，翩躚而來；長喙含雲，吟哦而

來；長跼踏浪，高蹈而來。

仙子一樣的尊貴，處女一樣的純潔，士大夫一樣的優雅。

陽光溫柔而輕盈，漫天是驚心動魄的鶴舞；遼闊明亮的濕地，鏡子般地躍動着精靈的身影。

還有追尋者縱橫交錯的深深腳印。

生活就是這樣：你有最虔誠的信念，你就會得到最慷慨的報償。

攝影家們的作品，屢屢在國內外專業大賽獲獎。

但獲獎並不是攝影家們的初衷，他們的志向是自然生態的守護者。

他們以自己的藝術行為奔走呼號，辦展覽，出畫冊，組織社團，跟所到村鎮的所有鄉親都成了朋友，又讓他們成了鶴的朋友。使志願者成為龐大族群，使生態事業成為社會事業。

守護鶴，守護美，守護聖潔，守護天使的家園！

讓透明的湖水沒有血腥；讓透明的天空沒有硝煙；讓貪婪和暴戾遠離淨土。

讓世界充滿愛。

於是才有了世界驚嘆的「中國第二長城」；於是才有了整個地球獨一無二的「鶴的王國」。

鶴舞和鳴，是太平寧靜的祥瑞；鶴壽千歲，是生命健旺的象徵；鶴立雞群，是精神品格的高揚；延頸鶴望，是有信有義的典範；鶴有盛德，是知恩圖報的君子。

有多麼慷慨的獻出，就會有多麼慷慨的回報。這是人與自然相處的一個法則。清人鄭板橋有「海是龍世界，雲為鶴故鄉」之聯，其實，人類對自然的尊重，才是真正的鶴故鄉。

(作者為首屆魯迅文學獎得主)



鄱陽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「白鶴王國」。 網上圖片

水光山色

李林芳

《臨河敘》寫意

都是被一遍遍打磨過的，疏林，坡岸，石頭的紋理，和一個人胸中的丘壑遠處，是一點老去的山水。是個山，他在雲中靜立，看我的目光平和。也看山，看雲，看世事杳然。看松樹主動了枝幹，松針零落。松下空空，清風執落花，早已退出了對弈。河面低下去，流水止住。山川緩和，險峰隱去半個坡度，推出深林幽靜，是幽靜的最高境界。慈祥，於山水至遠處。是一張模糊的面目。至高是清淡。臨河而立，面山背水的是個山。空空的鏡子裏，淚流滿面的是我。挪移河水的是他藏在寬袖裏的一根手指。

山川浩蕩——給個山

山人的筆墨飛，將峰嶺的眉目一點點加深。魅祛的紫，至深處，是深秋風起。惑也更加深了，如深陷於夢境。導遊的解說更加媚惑——。過山開路，過水搭橋，沿山徑進梅嶺，隨雲霧入武夷。看不見的利刃拆分，散失看得見的尖峰，片嶺，如刀削。山人形銷骨立，袍袖寬大兜着遙遠和綿延，線條反覆堆疊出清奇的骨骼。漸漸有了澄明的底色。被煙波浸潤，柔上眉頭，至極致。那一點迷茫。又被贛江一筆蕩開。大開大合。之後，我看到了他的江南。多雨，也多狂放。而我站在那裏，額頭頂着故鄉。彷彿看見了我的北方。柿樹正從屋頂上舉起點點焰火。

群山

一眼孤峰林立，一眼山巒橫起。至高處，危崖如蒼苔風安放的座椅。他們飄逸，遙遠，也拖泥帶水。他們拉起手，相依相偎，就是遮蔽我的柵欄。在他的陰涼裏坐下，一塊石頭。給我不起身的理由。風起時，他們微微蕩開。如時光放牧的羊群。腳步虛浮，略黏滯。腰背微微躬起，鬢髮橫飛。山頂被平鋪的岩石和清風佔據。下沉的霧氣，奇石更加清激。謙和的屋舍陷入蒼茫。背後嶙峋的怪崖，是我在人間的依仗。它要我俯瞰人間，我只看見了點墨山水。它要我仰望，風只拂去額頭上一點塵埃。當我平視，我看見了那些山。輕輕地蕩漾。

(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、詩歌委員會副主任，《青島文學》主編)

晴耕雨讀

王紅

餓死的漢代首富

《莊子·列御寇》講了個「曹商使秦」的故事：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，被宋王派去出使秦國，去的時候，只帶着幾輛車。到秦國後討得秦王的歡心，秦王送了他上百輛馬車。他率領車隊浩浩蕩蕩回宋國，得意得不得了，跑到莊子家去炫耀：「像您莊先生這樣住陋巷，編草鞋賣，餓得面黃肌瘦的，這是我做不到的。我的長處，就是一見萬乘之主就能得到上百輛車啊。」莊子回答說：「我聽說秦王生病請醫生，治瘡子膿瘡的送一輛車，舐痔（用舌頭舐痔瘡）的送五輛車，所治部位越不堪，得車就越多。你該不是舐痔去了吧？要不怎會得這麼多車呢！」

這是個寓言，人物與對話全為虛構，但尖銳和辛辣得令人拍案叫絕。

漢代卻有個真實人物叫鄧通，因為偶然的緣緣被漢文帝賞識。鄧通雖是讀書人出身，卻無任何技能，只是一味地柔媚，趨奉皇帝，很得皇帝歡心。文帝有次生瘡，很痛苦，鄧通就用嘴湍到處處把膿血吸出來。文帝問鄧：「天下誰最愛我？」鄧回答說：「當然是太子。」太子進宮探望生病的父親，文帝也要他吮吸毒瘡，太子勉強從命，卻忍不住嘔心作嘔，臉色很難看，父子二人都尷尬。以後聽人說鄧通常為父親吮瘡，太子慚愧，內心非常怨恨鄧，標子就這麼結下了。

文帝很對得起這位比親生兒子還孝順的鄧通，不僅賞賜無算，還不斷升他的官。因為有相士說鄧通將來會餓死，文帝乾脆賞他一座銅山，讓他自己鑄錢。從此，鄧通在大漢富豪榜上成了無爭議的首富，後人常說「富比鄧通」，可見鄧已成為財富的象徵。

世事翻覆，過些年文帝死了，太子即位，為漢景帝。景帝一登基就罷了鄧通的官，緊接着尋個經濟犯罪的由頭沒收鄧全部家產。鄧通一夜變成窮光蛋，景帝姐姐館陶長公主看他可憐，賞點飯錢，一轉眼就被辦案官吏全部沒收了，理由是抄沒全部財產後，鄧通還欠着國家好幾萬呢。可嘆鄧通，曾擁有一座銅山，家中開着造幣廠，如今身邊連支銅管子也尋不出，只好寄居在別人家中討口吃的，一文不名，窮餓而死。

鄧通太富，富可敵國，民間財富的力量讓皇帝感到了威脅，所以鄧通必死無疑，類似情況在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不止一例。但漢景帝嚴懲鄧通，怕是還有個人原因：一看見他就會想起吮瘡那檔子噁心事，所以鄧通就死得更快了。

其實鄧通並非大奸大惡之徒，在史書上找不到他作惡害人的記載，他家造的錢也分量足質地佳，流通很好。但他這類靠柔媚得到皇帝過分寵愛的人物都沒什麼好下場，還是班固總結得到位：「進不由道，位過其任，莫能有終，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。」（《漢書·佞幸傳贊》）

看來舐痔吮瘡之類不堪之事，可邀寵於一時一人，不能固寵於長久，一不小心還會落個死非其罪，死得難看。

(作者為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)



楊東平青綠山水畫《日出東方》

時代詩行

活快活

再回首，不留遺憾

張欣

我覺得項雲最大的不幸是剛一結婚就遇到了自己的真愛，這就有些不好處理，一是項雲是二婚，男方雖然也是二婚，但是條件不錯，人也謙和儒雅（知識分子）；二是項雲的真愛——守南也尚在一段半死不活的婚姻中，所以兩個人都挺痛苦的，而且又不是一個城市，分別的時候都以為自己可以瀟灑轉身，但並不是那麼回事，我感覺項雲痛不欲生。

守南雖然不富有，顏值一般，也不愛說話，但他是有內涵的人，寫文章、動手能力、體育運動啥的都在常人之上，給人溫暖踏實的感覺。

過了幾年，有一次項雲到廣州來看我，告訴我守南離婚了，又說內心還是放不下守南，我說：「那就去找他，告訴他你還是喜歡他」（之前只是斷斷續續有些聯繫，也都覺得不可能的事就別拉扯了）。項雲回：「這麼直接合適嗎？我們也都不年輕了。」我說這跟年齡沒有關係，任何時候都不要辜負了自己。於是項雲就買機票飛去了守南的城市，兩個人久別重逢聊得很好。

項雲這邊的家庭情況是老公對她還可以，屬於不冷不熱那種，由於各種原因吧，她的知識分子老公對她的關心極其有限，比如調動工作的事說了好久也不與相關單位聯繫，就拖沒影了；錢也



項雲和守南一同經歷過舒心愉快的歲月。 AI繪圖

不放在一塊。這倒沒啥，主要是也沒有什麼家庭共建，總之雖不吵架，但全是生活細節上的敷衍，也沒有共同的話題，感覺是各過各的，對外有個名分而已。

項雲給我打電話說她想和守南同居，實在懶得離婚，反正老公也不管她，我說不行，這樣對兩個男人都尊重。於是項雲回家面對現實，離了婚才去了守南的城市，和他結婚，兩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前幾年，守南因意外去世了，當時我非常震驚，反而是項雲比我冷靜，我知道她心裏也痛苦，但是畢竟他們有過那麼舒心愉快的歲月。所以平靜這件事都是美好換來的，就是再回首的時候沒有遺憾。

我後來才知道項雲的老公在跟她結婚前，有過一個小女朋友。小女友大學剛畢業不久，還是喜歡智慧大叔的年紀，兩個人也曾愛得死去活來，而且一般這樣深陷其中的男人，想離婚肯定要脫三層皮，好不容易淨身出戶，小女友卻跟他說再見了。我覺得這位知識分子並非能感受到愛情的誅心之痛，關鍵還是丟了面子，成為街頭巷議的談資，這件事讓他到底意難平。事實上，他對於婚姻已經擠不出半點熱情了。

不過他的曾經，應該也是十分美好的吧。

(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)